DS
735
A2Y86
1771a
v. 2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九

南北朝

丁未 宋泰始三年。魏皇興元年。春。宋青冀州平。

初。尋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之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將軍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將三千人。與之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先是。散騎侍郎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至是。文秀攻僧暠。僧暠走保東萊。明僧暠。平原鬲人。衆情洶懼。欲且保郁洲。懷珍不可。遂進至黔陬。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萊州府膠州。會文秀所置高密注見前。平昌晉郡。今青州府安邱縣是。二郡太守棄城走。唯長廣注見前。太守劉桃根守不其城。注見前。懷珍遣百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宋主復以爲青州刺史。時崔道固已先請降。宋主亦復其位。

魏將軍慕容白曜。燕太祖皝之元孫。侵宋青州。

魏遣將軍長孫陵肥之子。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以五萬騎為之繼援。時宋申纂。坦從子。為東平太守。守無鹽。注見前。劉休賓字處幹。懷珍族弟。為幽州刺史。守梁鄒。漢縣。隋改鄒平。今屬濟南府。房崇吉東清河繹幕人。為并州刺史。守升城。宋東太原郡治。齊省。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張讜清河人。輔國將軍。守團城。今沂州府沂水縣是。王整兗州刺史。桓忻蘭陵太守。等。守肥城。漢縣。隋省元復置。今屬泰安府。麋溝垣苗。二城俱在長清縣。諸戍。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字世則范陽人。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遂拔無鹽。殺纂。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

小。攻之引曰。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卽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麋溝垣苗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震齊土。升城不下。白曜築長圍攻之。三月乃克。白曜欲盡坑之。參軍韓麒麟昌黎人。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諸城。皆人自爲守。不可攻矣。白曜乃止。崇吉脫身走。其母及申纂妻。與魏齊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疎遠。及爲魏所擄。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已而崇吉及張讜。王整。桓忻等。俱降于魏。魏遂拔歷城。崔道固出降。劉休賓亦降。盧度世。字子遷。元之子。

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鎭淮陰。

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淸泗方涸。固執以爲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鎭淮陰。

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道成以爲戍主。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依于道成。劉僧副以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朐山注見前。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榮祖崇祖從父兄。劉僧副。懷珍族弟。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

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而宋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漢縣。晉爲郡。後廢。故城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此皆要地。宜先平之。會沈攸之將兵北出。尉元遣兵拒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還之。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不及。攸之至濉清口。濉水入泗之口。魏人擊之。攸之大敗。退屯淮陰。委棄資械以萬計。先是攸之使王元載字彥休。元謨從弟。守下

邳。宿豫淮陽諸城。皆以將戍之。及是攸之旣敗。尉元以書諭元載。元載棄下邳走。宿豫淮陽諸戍將。亦皆棄城奔潰。魏以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辛紹先隴西狄道人。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中山安喜人惠之女。生子宏。即孝文帝。馮太后自撫養之。乃還政于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于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昶奔魏事見前。

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昶于魏。魏人不許。魏使昶與宋主書。爲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作書與宋主。昶曰。臣本或兄。未經爲臣。若改前書。是

爲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戊申　宋泰始四年。魏皇興二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勔擊却之。斬其將闞于拔。

魏侵宋武津。宋縣。齊廢。故城在今汝寧府上蔡縣。宋劉勔擊破之。斬其將于都公闞于拔。魏復寇義陽。勔擊却之。已而勔又敗魏兵于許昌。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主以其書示勔。勔上言。元友所陳。率多誇誕。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軍退。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乃止。

夏四月。宋減民田租之半。

魏以李惠爲征南大將軍。馮熙字晉昌。朗之子。爲太傅。

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之兄也。

宋治季世頹波動以閥閱相高已失明敭之義甚至雜用寒門隸廝競進受賄擅權是又救火抱薪愈趨愈下而已

文秀始降宋既請降魏靦顏受下大夫之職乃以持節坐齋去衣不拜號稱不屈實蘇武臧洪之罪人豈可以欺世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十二月宋以阮佃夫爲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巢尚之戴法興）遂用事及是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散騎侍郎楊運長（宣城懷安人）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己酉（宋泰始五年魏皇興三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先是魏長孫陵攻沈文秀于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城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

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也遂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爲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青冀之地盡入于魏矣

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爲青州刺史都督青齊東徐（魏得宋冀州改曰齊州又置東徐州）三州諸軍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已而魏主以白曜前附乙渾追以爲嫌誅之）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州用兵山東之民疲

立郡以徙降民。當撫綏而安宅之。乃設僧祇佛圖諸戶名目。既用滋弊。復耗民力。非招徠新附之道

宋明與褘同遭子業戲辱。正當引以爲戒。乃以狂童惡謔。借徙封名地相嘲。致褘怨懟獲罪。匪惟不恕。亦不仁矣

于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時魏徙青齊民于平城。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並許之。于是僧祇寺戶。徧于州鎮矣。桑乾。魏郡。隋廢爲鎮。在今大同府山陰縣。平齊廢郡。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沙門統。胡三省注。猶今之僧錄。

夏六月。魏立子宏爲太子。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褘。

褘。宋主兄。而宋主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因徙封廬江。褘銜之。會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褘。褘與通謀。事覺。欣慰等伏誅。褘降車騎將軍。出鎮宣城。遣兵防衛。已而

宋主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逼令自殺。

冬。十月。丁卯朔日食。

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

自是信使歲通。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宋主漸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庚戌（宋泰始六年。魏皇興四年。）春。正月。宋定南郊明堂歲祀。

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

景文。王皇后之兄也。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

皇后以扇障面。宋主怒曰。外舍寒

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

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于此。宋主大

怒。遣后起。景文聞之曰。后在

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宋以南兗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尋遣鎭淮陰。

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道成姿表奇異。龍顙鐘聲。鱗文

遍體。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

得留。參軍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

置標榜。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

還鎭淮陰。道成先鎭淮陰。後爲南兗州。鎭廣陵。至是復還鎭淮陰。

儒元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學已爲不經至是更設總明觀領以祭酒事雖旨應尚足興敎化乎

宋立總明觀。

置祭酒一人。儒。元。文。史。學士各十人。

柔然侵魏。魏主自將擊敗之。

柔然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僕射南平公目辰（桓帝之後。）曰。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不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衮之孫。字鍾葵。魏王賜名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鑾輿親行。必望麾奔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分道出擊。柔然大敗。乘勝逐北。降斬數萬。所獲不可勝計。（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從坐。有能糾告者。即以所告之官授之。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

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闚望。忠臣解節。求事簡而民安。不可得也。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罷新法。

辛亥　宋泰始七年。魏高祖孝文帝宏延興元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為南徐州刺史。

宋主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贈葬如禮。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因召為南徐州刺史。休若將佐皆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京兆王敬先曰。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既與休仁相款洽且云諒其勲誠何事計交切之有徒以猜嫌戕賊罔恤倫理耳事後流涕其將誰欺

晉平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宋主晏駕後。休仁秉政。己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艱難之中。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

盡殺兄子及諸弟而欲綿一綫於孤立之幼子天理人心不可問矣以致覆敗相尋雖深忌道成而不能去足爲自戕本根者炯戒

禰耳。黃禰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爲不可。

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

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以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休範素凡劣。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宋主嘗指謂左右曰。休範人材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是。宋主諸弟俱盡。惟休範以凡劣不見忌。得全。

史臣曰。太祖之于義康。以呵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溺黃老浮屠之說而以大位委之沖齡卒致鴆弑垂簾禍不旋踵豈非自貽伊戚

宋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

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行誅戮。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惟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八月。魏主弘傳位于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嘗有遺世之心。以京兆王子推（景穆帝子）。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任城王子雲（子推之弟）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正大統。太尉源賀尚書陸馛（俟之子）。皆附子

宏是時方五歲史稱前年吮癰當是三四歲事卽悲泣對問亦非五歲兒所能辦不問可知其僞

雲議。魏主怒變色。時太子宏生五年矣。魏主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以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傳位于太子宏。宏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宏卽位。爲孝文帝。羣臣奏曰。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上皇徙居北苑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于苑中。與禪僧居之。鹿野浮圖。胡三省注。尸迦國波羅奈城東北。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名。今魏倣此而建浮圖也。

冬十月。宋人侵魏。魏擊却之。

宋主命北琅邪蘭陵太守垣崇祖。琅邪蘭陵已沒于魏。崇祖遙領二郡未有其地也。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禹貢蒙羽其藝即此。魏人擊之。崇祖引還。

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字士恭餘姚人。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貼亦賣也。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宋主好圍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對奕。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宋主不悟。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敎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雖怒甚。以其舊臣。每優容之。

壬子宋泰豫元年。魏延興二年。春正月。宋蠻酋桓誕以沔北降魏。

宋大陽胡三省注。宋置大陽城于蘄陽西北。蘄陽。今黃州府蘄州是。蠻酋桓誕。據沔北八萬餘落降魏。自云桓元之子。魏以為東荊州刺史。使起部郎通典。晉宋有起部。工部也。取虞書百工起哉為義。韋珍字靈智。京兆人。與誕安集新附。區處皆得其所。珍至桐柏。窮淮源。舊有祠。蠻俗恒以人祭之。珍乃曉告。令自今悉以酒脯代。羣蠻從約。淮源。自胎簪山伏流數十里。湧出三泉。因浚為井。名曰淮井。在桐柏縣西。

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表辭位。宋主不許。及是。宋主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景文必為宰相。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敕並藥賜死。敕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

死。方以赦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先是。宋主惡寂之勇健。因事殺之。既又以豫州都督吳喜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召入賜死。至是。王景文死。宋主又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殺之。

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是爲後廢帝。

宋主疾篤。以桂陽王休範爲司空。褚淵爲護軍將軍。劉勔爲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爲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謚曰明皇帝。廟號太宗。葬高寧陵。太宗末年益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改騧字爲䯄。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旨。往往刳斮。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斷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民不堪命。 太子昱即位。時方十歲。袁粲等秉政。承

奢侈之後務崇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不能禁也

宋以安成王準（即順帝）爲揚州刺史

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太宗以爲第三子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荊襄八州軍事

宋荊州刺史蔡興宗被徵還都右將軍王道隆以其彊直不欲使居上流啖爲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固辭不拜（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興宗竟不呼坐未幾興宗卒）攸之自以材略過人陰蓄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重賦斂以繕甲器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舉措專恣不復承用符敕

有懈精通小民自爲計則可甚能以令甲繩之至守令兼攝郡邑雖有長才亦難勝任愉快徒使俗吏遲其欺罔耳此與後條令三長迭養貧病孤老同一循尚虛名無裨實用

朝廷疑而憚之。攸之爲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盜賊屏息夜戶不閉。

冬十月宋以劉秉字彥節長沙王道憐之孫爲左僕射。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粲引之。時阮佃夫爲給事中欲用其所親爲郡袁粲等不從。佃夫稱敕施行衆不敢執。

癸丑　宋主昱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郡守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二月魏以孔乘爲崇聖大夫。乘孔子二十八代孫也。

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

初楊文德據葭蘆。城名。蜀漢姜維置。在今階州東南。爲魏所破。宋太祖免其官。削爵土。後太祖伐魏。起文德爲將軍。使擾汧隴。文德攻叛氐不克。劉秀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時故氐王楊保宗之子元和在宋。保宗爲魏所殺。事具前。世祖以其爲楊氏正宗。保宗。故氐王元之子。立之。未幾。元和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立。有功于宋。時蕭惠開遣兵出梁州。應尋陽。僧嗣斷其道。開使以聞。太宗遂以爲武都王。至是僧嗣卒。從弟文度自立。遣使降魏。已而文度襲陷魏仇池。魏遣將軍皮歡喜破斬之。以其弟文弘爲武都王。皮歡喜。豹子之子。

王奐如可寄腹心不妨令其獨當一面燮四齡稚子有何知識而欲假其名爲上游倚重乎朝臣謀國若此直可兒戲

十二月癸卯朔日食

甲寅 宋元徽二年 魏延興四年 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宋桂陽王休範謹澀無才不爲物情所向自太宗晏駕嗣主年在幼冲休範自謂尊親無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彌結典籤許公輿新蔡人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由是遠近歸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爲之備會夏口闕鎮以其地在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燮爲刺史而以王奐爲長史行事燮方四歲恐其過尋陽爲休範所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公輿謀襲建康晉熙王明帝第五子王奐字道明景文兄子太洑即太子洑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南至是休範遂舉兵反尋陽晝夜取道太雷戍主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蕭道成日

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方以母喪去職聞難扶曳入殿。由是內外戒嚴。蕭道成出屯新亭。張永出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浦名在江寧縣西南休範捨舟步上。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竟陵郡軍人張敬兒。南陽冠軍人謀詐降以取之。乃白于道成。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于左右。休範方飲醇酒。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其首持還。左右並散。先是休範自新林分遣其將杜黑騾。丁文豪等。直趨朱雀門。及是。

休範雖死。黑驟等不知。休範之死也。道成遣送首詣臺。送者道遇南軍。棄首于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莫之知。進至朱雀桁。王道隆帥羽林軍在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勔欲撤朱雀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示弱邪。勔不敢言。遂戰死。黑驟乘勝渡淮。道隆走。黑驟追殺之。于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撫軍長史褚澄。字彥道。淵之弟。開東府門納賊。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官省恇擾。衆莫有鬬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道成時加平南將軍。諸軍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

前稱魏主好浮屠貴老有遺世之心傳位爲上皇矣茲復稱勤於爲治尤重刑獄矛盾若是安得爲信史

陳顯達（南彭城人）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告語諸將。披甲上馬將驅之。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豪。皆斬之。餘黨悉平。（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徐郢湘雍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

六月。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上皇勤於爲治。尤重刑獄。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頗以爲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

矜恕耳。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

秋。七月。柔然侵魏。

柔然侵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彊寇之間。謂吐谷渾柔然。恐不能自固。請內徙涼州。羣臣集議。僉以爲然。給事中韓秀字白武昌黎人獨執不可。秀曰。敦煌之置。爲日已久。雖鄰彊寇。而兵人素習。尋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是啟戎心。二虜交搆。互相往來。關右荒擾。邊役煩興。不可不慮。于是遂從秀議。

冬。十一月。宋主冠。

初。宋主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

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旁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乙卯 宋元徽三年 魏延興五年 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敬兒請爲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荆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 攸之恐敬兒襲己陰爲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甚至攸之以爲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丙辰 宋元徽四年 魏承明元年 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弑其主弘復稱制

魏馮太后內行不正怨于上皇 初尚書李敷之弟奕得幸于太后敷故與尚書李訢相善訢出爲相州刺史受納貨賂爲人所告敷隱蔽之上皇聞之檻車徵訢考驗當死時敷兄弟將見疎

史於魏主宏之事馮后有美辭焉不知后之於魏無論其行醜穢實弒君之賊也宏當有不共戴天之仇顧乃順志求歡史亦是爲至孝刺謬甚矣

斥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等陰事可免訢意不欲其壻裴攸勸之訢乃與范㯝列敷兄弟事狀三十餘條有司以聞上皇大怒誅敷兄弟訢得減死未幾復爲尚書太后以此怨上皇李敷字景文順之子李訢字元盛范陽人至是密行鴆毒上皇遂殂諡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金陵太后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爲太師中書監熙以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修減于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后所幸宦者高平王琚略陽苻承祖等皆依勢用事官至僕射爵爲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王叡得幸超遷尚書秘書令李沖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叡輩輒以丕等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羣下語言稍涉疑忌輒殺之寵臣小過捶笞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王叡字洛誠太原晉陽人李沖字思順寶之子東陽王丕烈帝之元孫

秋七月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宣簡王宏之子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景素孝友清令好學禮士由是有美譽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爲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咸屬意景素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會有人告景素欲反景素腹心多勸舉兵參軍江淹獨諫之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楊阮將發兵東討蕭道成袁粲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征北將軍而楊阮猜忌益甚景素亦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將軍黃回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至是祗祖率數百人奔京口云京師已潰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卽據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黃回李安民蘭陵承人等討之蕭道成知回有異志故使安民與之偕行回不得發遂拔京口禽景素斬之黨與皆

伏誅。

丁巳宋元徽五年。順帝準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是爲順帝。自爲司空錄尚書事。

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鋋矛。逢無免者。民間擾懼。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因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誅。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鴆之。未果。嘗直入領軍府。時盛暑。蕭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補登反。射垛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骲。蒲交反。骨鏃箭也。射之。昱乃更以骲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其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

然。越都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于臺岡在臺城東賭跳。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仁壽殿。熟寢。玉夫萬年取千牛刀刎昱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大呼事平。道成戎服乘馬出。敬則等從入殿中。殿中驚怖。及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仍

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劉秉出逢從弟韞問曰事當歸兄邪曰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遂以太后令數昱之罪惡追廢爲蒼梧王儀衞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卽位年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鎭東府劉秉爲尚書令袁粲鎭石頭秉始謂尚書政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旣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閣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心陰欲圖之卽日就命

九月宋封楊玉夫等爵有差

冬十月魏殺其徐州刺史李訢

先是。訢為尚書。信用范㨨。訢弟瑛諫曰。㨨輕德義而重勢利。不早絕之。必貽後悔。不從。訢與尚書趙黑有隙。發其罪。黑坐黜為門士。黑恨之。踰年。黑復入領選。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為徐州。㨨知太后怨訢。訢告李敷事具前。至是。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問狀。引㨨證之。訢曰。汝受我恩。何忍誣我。㨨曰。㨨受公恩。何如公于李敷。公忍之于敷。㨨何為不忍于公。訢嘆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黑復于中搆成其罪。訢遂見誅。

十一月。宋荊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甚不平。其長子元琰自建

康至。攸之謂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會太后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于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諸州鎮。敬兒斬其使。諸鎮亦懷兩端。遺書道成。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聞之恟懼。初道成使其世子賾即齊武帝。行郢州事。以備攸之。已徵賾爲左衛將軍。賾乃薦司馬柳世隆字彥緒。元景從子。自代。賾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留攻郢城。未必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必破之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潯陽。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潯陽地居中

流寓邇畿。甸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左中郎將周山圖字季寵義興人。復力言之。嶷乃奉晉熙王燮鎮湓口。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袁粲。劉秉。密謀誅蕭道成。會湘州刺史王蘊字彥深。王太后兄子。以母喪還至東府。欲因道成出弔作難。道成不出。乃更與粲秉共圖之。將帥黃回。卜伯興天與之子。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沈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淵故憾粲。初淵遭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往譬說。淵乃從。及粲遭憂。淵譬說懇至。粲終不起。淵由是恨之。乃謂道成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時劉秉從弟韞為領軍。入

淵素昵附道成且與粲有隙石頭之謀豈可使之與聞粲乃欲引爲已用實是失策

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于朝堂回等帥所領爲應劉秉等共赴石頭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不可粲曰淵雖與彼善豈得大作同異乃告之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乃遣軍主蘇烈薛淵安都從子等助粲守石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爲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努力無多言又以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與秉等本期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丹陽丞王遜僧綽之子走告道成道成密遣人告王敬則使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之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戴僧靜會稽

永興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亂兵所害。黃回以事泄。遂不敢發。王蘊逃匿。捕得見殺。黃回後為南兗州刺史。道成慮其終為禍亂。殺之。

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運長出守宣城。于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運長後為蕭道成所殺。

史臣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懾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于此矣。

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

戊午　宋昇明二年。魏太和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

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欲以偏師守之。而自帥大衆東下。會郢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大怒。遂悉銳攻城。世隆隨宜拒應。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兵燒營而去。攸之軍遂大潰。先是張敬兒旣斬攸之使者。卽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殺其子及孫。至是攸之收散卒將還江陵。聞敬兒已據城。士卒皆散。乃縊而死。張敬兒之襲江陵也。金城邊榮爲攸之留府司馬。城潰見執。敬兒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榮曰。沈荊州舉義匡社稷。不可謂賊。身本不求

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泰山程邕之抱持榮。顧謂敬兒曰。君入八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死耳。豈肯與君同日而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士皆爲垂涕。攸之軍潰時。諸將皆走。功曹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臧寅字士若燾之曾孫。

宋蕭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建康解嚴。蕭道成還鎭東府。加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其子賾爲江州刺史。嶷字宣儼道成第二子。爲中領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字仲寶僧綽子。者。好學博聞。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爲長史。待遇隆密。事皆委之。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尚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

秋九月乙巳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爲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朏。字敬仲。莊之子。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時二小兒捉燭。道成疑朏難之。乃取燭遣兒出。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他日。王儉知其旨。請間說之。儉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也。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又謂。公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儉卽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所親任遐。字景遠。樂安博昌人。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八

胡不趨。贊拜不名。

冬十二月，魏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馮太后忌李惠。惠爲李夫人之父。誣以南叛。殺之。并其妻子。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冤惜之。

宋定音樂。

尚書王僧虔僧綽之弟。奏。朝廷以宮縣合和鞞拂。鞞舞拂舞之曲也。宋書樂志。鞞舞。漢代施于宴享。舊曲有五篇。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亦陳于殿庭。歌詩五篇。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又今之清商。一日清樂。絲竹相和之曲。實由銅爵。銅爵臺也。魏武建臺。自作樂府。被之管絃。置清商令掌之。郭茂倩曰。晉室播遷。舊樂亡散。苻堅滅涼得之。傳于後秦。宋武定關中。遂入江南。中朝和雅。莫近于斯。而情變聽移。亡者將半。

世間競造新聲。煩淫無極。宜令有司悉加補綴。從之。

己未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齊代春正月。宋以謝朏爲侍中。

蕭道成引謝朏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晉文王薨。石苞自揚州奔赴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見石苞傳方之馮異。馮異勸光武即尊位事具前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爲侍中。更以王儉爲長史。

三月癸卯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爲相國。封齊公。加九錫。

以十郡爲齊國。官爵禮儀。並倣朝廷。道成初議封梁公。員外郎崔祖思啟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崔祖思。字敬元。淸河東武城人。

宋蕭道成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

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何曾傳。咸熙初拜司徒。時武帝方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爲齊王。遂稱皇帝。是爲齊太祖高帝。廢其主準爲汝陰王。徙之丹陽。殺宋奉朝請裴顗。宋自高祖至順帝。凡八主。合五十九年。

道成進爵爲王。增封十郡。令宋主下詔禪位。宋主不肯臨軒。匿于佛蓋下。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率閹人

王琨不能引義完名以致頻見篡逆禽生無恥豈得托年壽解嘲雖復嗚咽歔欷誰其貸之

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遷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宋主又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敬則爲輔國將軍。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中書舍人屬。宣傳詔旨。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琨。華從父弟。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齊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奉宋主爲汝陰王。築丹陽

宮。置兵守衛之。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齊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

齊以褚淵爲司徒。辭不受。

淵從父弟炤。字彥宣。素非淵所爲。淵詣齊宮勸進。時炤謂淵子賁。字蔚先。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拜司徒。賀者滿座。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遂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受。

齊主令羣臣言事。

宋及齊並以篡奪相尋如出一轍所謂天道好還也宋之亡固反經齊之得豈合道此不過一時飾僞求名之談俱可笑矣

齊主問爲政于參軍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于是復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大明泰始以來苛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人不學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令限外官各從所樂依方習業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以臺使所在競作威福公私勞擾宜悉停止員外散騎郎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水草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劉善明懷珍族弟聞喜公子良字雲英太子賾第二子齊主皆加褒賞或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魏罷候官太祖置事具前

魏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賄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

之更置謹直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喧鬬者而已自此
吏民始安其業。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

賞佐命之功也處士何點字子晳尚之之孫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淵儉毋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五月齊主蕭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

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澄之遵考之子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故遵考之族得免。

齊立世子賾爲太子諸子皆封王。

冬十月。魏遣梁郡王嘉。太武帝之孫。奉丹陽王劉昶伐齊。

先是。齊主謂垣崇祖曰。我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敵衝。非卿無以制。乃以崇祖爲豫州刺史。至是。魏遣梁郡王嘉。督兵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已而魏師攻齊壽陽。不克。魏步騎號二十萬。攻壽陽。垣崇祖于壽陽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得。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乘肩輿上城。決水下堰。魏人馬溺死千數。遂退。又攻朐山。齊擊敗之。

魏使高允議定律令。

允先以老疾告歸。詔以安車徵至平城。拜中書監。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復命允議定律令。允時年九十餘。而

據律評刑。志識無損。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六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八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事。

契丹東胡種。其先輒比能為魏所殺。衆遂微。保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後魏時。自號曰契丹。入附于魏。劉友益曰。契丹始見此。

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水經注。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流逕龍城西南。又東南至遼東。入于遼水。考白狼水即今之老河。源出喀喇沁之明安山。由故大寧城東。逕古柳城。黃龍之北。與潢河合。潢河即遼水之西一源。古所稱饒樂水也。

庚申齊建元二年。魏太和四年。春二月。齊檢定民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至是詔黃門郎虞玩之字茂瑤餘姚人等更加檢定玩之上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字伯祚亮族兄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隱審校也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民令長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式又反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從之

齊以蕭鸞即明帝爲郢州刺史

西昌侯鸞齊主兄道生字孝伯之次子也早孤齊主養之恩過諸子

秋九月甲午朔日食

冬十月齊以何戢字惠景偃之子爲吏部尚書

蟬冕不宜過多固愼重名器意然出自褚淵特嫌戢與之相埒故爲曲說以抑之小人肺肝如見可鄙可恥

齊太子詹事何戢領選。齊主以戢資重。欲加侍中。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漢以後。侍中。中常侍。冠加黄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侍中插左。中常侍插右。不宜過多。臣與儉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令。僕。與列曹尚書爲八座遂有三貂。帖以驍遊。驍騎將軍。遊擊將軍。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

十一月。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謂囚或有病宜汗。每上湯殺之。名爲救疾。實行冤暴。愚謂囚病。宜先刺郡。關白于郡也。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從之。

魏封王叡爲中山王。

叡幸于馮太后。進爵爲王。置王官二十二人。皆當時名

士。明年。歒卒。贈謚立廟。文士作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舊。縗絰哭送者千餘人。

辛酉 齊建元三年。魏太和五年。春正月。齊敗魏師于甬城。卽角城。魏書。水經注。作角。隋書作甬。故城在今淮安府清河縣西南。

魏侵齊淮陽。晉郡。唐省。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圍軍主成買于甬城。齊遣將軍李安民、周盤龍北蘭陵人。等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言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矟。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遂敗退。李安民等復追破之。又敗之于淮陽。

夏五月。鄧至羌入貢于魏。

鄧至者。白水注見前。羌也。因地名。自稱鄧至。今階州文縣西徼外有鄧

至山下有鄧至城元和志鄧艾所至故名羌遂以爲號也國于宕昌注見前之南。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齊遣使如魏。

齊使參軍車僧朗于魏。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不同耳。先是宋遣使如魏。因齊受禪遂留。至是魏主宴羣臣。坐僧朗于宋使下。僧朗不肯就席。宋使遂與忿詈。劉昶陰使人刺殺僧朗。魏人厚送其喪。幷歸宋使。

九月魏以薛虎子代人爲徐州刺史。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齊主多遣間諜誘之。于是徐兗之民所在蠭起。聚保五固。城名。在兗州府滕縣薛河南。今謂之堌城。推司馬朗之爲主。魏遣尉元薛虎子討之。遂克五

固。斬朗之。朗之等先請援于齊。齊主遣李安民赴救。遲留。五固遂陷。東南諸州悉平。尉元徵還。虎子爲徐州刺史。虎子表請屯田。表曰。

國家欲取江東。必先須積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疋。用度無準。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淸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于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矣。

魏主從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下邳太守以贓污爲虎子所案。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二人皆賜死。

壬戌 齊建元四年。魏太和六年。

春正月。齊以張緒 字思曼。岱兄子。 爲國子祭酒。 晉武帝置。後因之。 置學生二百人。

簒弑之賊爲天地所不容即能恭儉所謂小善不掩大罪而乃肆言夸誕益足鄙矣

齊主道成殂太子賾立是爲武帝

齊主有疾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遂殂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葬武進泰安陵太子即位太祖深沉有大量性清儉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病源命碎之嘗言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令黃金與土同價玉導南史作玉介導冠簪也

夏六月齊主立子長懋爲太子字雲喬

秋齊南康公褚淵死

初齊主在東宮嘗宴朝臣右衞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以見宋明帝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劉祥字顯徵穆之之孫及是死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字茂緒屏居墓下終身

魏以李崇字繼長文成元皇后兄子爲荊州魏置荊州于上洛領上洛上庸等郡刺史。

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爲刺史。發兵送之。崇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崇後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冬十一月。魏主始親祀七廟。

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親民之官果久與地習增秩賜金泰賞累收久任之效苟其貪詐闒茸正當易之以救百姓一以三年小滿爲限非膠柱而何

爲限。

癸亥齊世祖武帝賾永明元年。魏太和七年。春。齊復郡縣官田秩。遷代以小滿爲限。

詔以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元嘉末。以軍興。郡縣丞尉。並斷俸祿。至是復之。先是宋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遷秩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至是。乃詔自今一以小滿爲限。

夏四月。齊殺其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

齊主之爲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朝事率皆專斷。所信任左右張景眞。驕侈僭擬。內外莫敢言。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爲太祖所親厚。密以啓聞。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宣敕詰責。收景眞殺之。齊主憂懼稱疾。月餘。

太祖怒不解。王敬則叩頭啓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之。因宣旨裝束。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盡醉乃還。伯玉由是愈見親信。而齊主深怨之。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其破魏兵還。太祖召與密謀。齊主疑之。及即位。遷崇祖五兵尚書。伯玉散騎常侍。加意撫慰。至是。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猶言荒野之人。南蒴以楚人爲傖荒。河北爲荒中。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

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告敬兒貨易蠻中。齊主疑其有異志。時華林園設齋。南史作八關齋。受釋氏戒也。朝臣皆預

于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守。妻尚氏夢一手熱。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厭。謂所親曰。吾妻復夢擧體熱矣。齊主聞而惡之。故見誅。敬兒女爲征北諮議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將何計。安民具啟之。齊主素惡超宗輕慢。收付廷尉。賜死。超宗。靈運之孫也。

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爲特進光祿大夫。

初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齊主許之。加特進。初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三公。已而皆如其言。

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甲子齊永明二年魏太和八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

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居雞籠山開西邸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蕭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任昉字彥昇遐兄遙之子王融字元長僧達孫蕭衍字叔達齊太祖族子胡三省曰蕭衍事始此謝朓字元暉述孫沈約字休文璞之子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竝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字文暢世隆子王僧孺字僧孺雅曾孫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范縝字子眞雲從兄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召致名

范雲觀穫之對自是恒語耳至以蕭衍西邸舊交竟致與謀纂逆脆節有虧則平日所爲切直者特欺世盜名耳

僧講論佛法於邸閣營齋造經唄新聲或親爲賦食行水世以爲失宰相體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子不信因果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縝又著滅神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甚可惜也縝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啓以范雲爲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雲動相規諫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太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賓客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東田在上元縣東

夏六月齊以茹法亮吳興武康人爲中書舍人

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呂文

EAST ASIAN LIBRARY

顯（臨海人。）等為之。權傾朝廷，餉遺歲數百萬。法亮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後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所致。齊主不能改。

秋，魏始班祿。

魏舊制。戶調帛二疋。絮二觔。絲一觔。穀二十斛。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所出。至是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疋。穀二斛九斗。以給之。調外亦增二疋。舊律枉法十疋。義贓（謂私情餉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二十疋罪死。至是祿行之後。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秦益州刺史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以外戚貴顯。首以贓敗賜死。餘守宰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

殆絶。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悉寛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鎭亦簡。久之。淮南王佗（道武帝孫。陽平王熙子。）奏請依舊斷祿。太后詔羣臣議。中書監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言。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無濫。貪者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詔從之。（閭又表請依秦漢故事。于六鎭之北築長城。擇要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捍守。計六鎭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兵。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六鎭。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元。禦夷。杜佑曰。並在馬邑雲中界。）

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爲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主。使處輦下近藩。勿令遠出。且

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執刀以衞左右者)四十人晃自南徐州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齊主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武陵王曄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柈齊主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疏骨肉齊主不悅)

十一月齊以始興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為益州刺史益州大度獠(大度郡今大渡河也古曰涐水出四川茂州徼外逕雅州寧遠至嘉定府入江獠竹絞反西南夷別種)恃險驕恣刺史陳顯達遣使責其租賧(吐濫反夷人以財贖罪曰賧)獠殺其使顯達夜襲斬之益州自晉氏以來俱用名將為刺史至是齊主以鑑為之徵顯達為中護

軍時刼帥也。夷帥韓武方聚黨爲暴。郡縣不能禁。鑑至。武方出降。長史請殺之。鑑曰。殺之無以勸善。乃啓請宥之。于是蠻夷爲寇者。望風降附。鑑在州。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鑑之至蜀也。或云顯達不肯就徵。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顯達移家出城矣。顯達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乙丑齊永明三年。魏太和九年。春正月。魏禁讖緯巫卜。

詔曰。圖讖之興。出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齊復立國學。

先是齊以國恤罷國子學。在建元四年。至是復立之。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三月。魏主封諸弟為王。

太后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勰字彥和。最賢敏而好學。魏主尤愛之。後徙封為彭城王。

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齊主以國學既立。乃省之。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儒。道。文。史。之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充之。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朝理事。斷決如流。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一日還學。監

謝安矯情鎮物已無實際散髻斜簪持較圍棊折屐又一蟹不如一蟹已

奪彼與此既啟爭端受田還官徒滋擾累因時立制井田且不可復況均田哉

試諸生。巾卷(巨員反。武冠也。)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

秋七月。魏以梁彌承為宕昌王。

初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魏仇池將穆亮(代人。羆之弟。)以彌承為衆所附。擊走吐谷渾。立之而還。後齊亦以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

冬十月。魏詔均田。

初魏民多蔭附。(附于豪强之家。以求蔭庇。)蔭附者無官役。而豪强徵斂。倍于公賦。給事中李安世(趙郡平棘人。孝伯兄子。)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

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種樹之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謂人成丁者）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不易之地歲歲可種一易之地歲一種再易之地三歲一種）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終身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丙寅（齊永明四年魏太和十年）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衮冕

齊討富陽（即漢富春縣。晉改名。今屬浙江杭州府。）賊唐寓之。平之。

初。齊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編戶之文。以黃表之。事見前。）齊主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收括嚴切。又以外監呂文度（會稽山陰人。）言。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邪術倡亂。衆至三萬。稱帝于錢塘。攻陷東陽。（注見前。）殺太守。齊發禁兵擊斬之。進平諸郡。（時禁兵乘勢縱掠。軍還。軍主陳天福坐棄市。天福齊主寵將也。既伏誅。內外皆震肅。）遣使慰勞。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後永明九年。詔免前却籍戍邊者。）

武都王楊後起卒。種人集始立。

集始。文弘之子也。先是文弘既卒。齊以其從子後起（難當之孫。）爲武都王。後起亦受命于魏。及是後起卒。集始爲白

水楊氏所置郡。太守。齊授以父爵如故。後集始朝魏。魏以爲南秦州刺史武興王。今陝西漢中府畧陽縣。本晉武興戍。後爲楊氏所據。自號武興國。

魏置三長。定民戸籍。

魏無鄰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戸。內秘書令李沖請定民籍。畧曰。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擇鄉人彊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大率十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迭養食之。詔百官議。中書令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等以爲不可。沖力持之。遂從其議。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夏四月。魏制五等公服。胡三省注。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也。

已復給尚書五等爵以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

秋。九月。魏作明堂辟雍。改中書學爲國子學。

魏分置州郡。

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河南。十三州在河北。

南北朝

丁卯 齊永明五年。魏太和十一年。 春。正月。魏定樂章。

初。魏主詔有司議定雅樂。當時無有知者。至是。始集新舊樂章。非雅者除之。後復簡制樂官。命中書監高閭參定。在太和十六年。

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諡曰文。

允歷事五帝。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及高祖。出入三省。尚書。中書。秘書。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徙青徐望族于代。多允婚媾。流離

饑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于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

二月。齊敗魏師。取舞陽。

先是。齊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據河南故城。在南陽府新野縣。劉宋僑置。齊廢。請兵于魏。齊遣將軍陳顯達戴僧靜等討之。至是。天生引魏兵至沘陽。漢縣。明改泌陽。今屬南陽府。顯達遣僧靜等與戰。大破之。天生退保沘陽。僧靜圍之不克。齊以顯達爲雍州刺史。進據舞陽城。明年。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齊將軍曹虎擊破魏兵。遂拔隔城。斬其太守。天生棄城走。已而魏築城于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沘陽。魏鎮將韋珍悉城拒戰。顯達乃還。隔城。醴陽城。故址俱在南陽府桐柏縣。曹虎。字士威。下邳人。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固祖耿壽昌常平之意然常平亦不過救什伯於千萬耳曾力行之終無實效譬之減人一日之食而與其半曰爲汝收之以待汝他日不得食而與之卒未得他日之感而先致目前之怨矣然則常平終不可行歟曰胡不可利不什不變法廢之而其總者將益衆毋寧仍舊貫而不爲其已甚斯可耳服御珍器或可濟稟餼弓矢刀鈴民間何所用之且非救饑之物也當時特用美言市人爾

魏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民死。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略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豐稔積年，矜夸成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旅，僕隸玉食。而農夫缺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愚謂凡侈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比校戶貫，租賦輕少，雖于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帛，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于是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去留，所過給糧，所至三長（見前）贍養之。又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孤寡貧癃有差。後又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古之弭盜者若龔遂之守渤海虞詡之宰朝歌皆有實政可紀虎渡蝗避即非

八月柔然侵魏魏人擊敗之高車阿伏至羅自立爲王

柔然伏古敦可汗殘暴部衆離心八月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代人麗子爲都督擊破之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古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自立爲王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伏古敦擊之屢爲所敗乃引衆東徙

冬十二月魏以高祐字子集允從祖弟爲西兗州此魏天興初所置兗州也治滑臺城皇興中得宋兗州故于此稱西太和十八年改爲東郡屬司州至後孝昌中別置西兗州治定陶地形志所載甚明質實不詳目中出鎮滑臺之文而以定陶之西兗釋此誤矣刺史

魏主問祐曰何以止盜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事俱見前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

夸誕亦奚足稱舉

饑地不敢賑民豐稔則籌增課是眞幸災權利南朝政令如此安得不屢亡

方止之易矣。祈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及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戊辰 齊永明六年。魏太和十二年。

冬。齊吳興饑。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牛埭今紹興府蕭山縣西有西興場。即六朝時西陵。牛埭。用牛挽船過埭。故名。稅格日可增倍。乞與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會稽行事顧憲之。字士思。吳人。議以爲不可。憲之言。始立牛埭。非逼蹴以取稅也。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領監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今吳興薦饑。民流衆散。舊格尚減。將何以加。元懿不仁。幸災權利。若事不副言。懼加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買怨。愚又以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宜加深察。齊主納

之而止

魏主詔羣臣言事。

秘書丞李彪字道固。頓邱衞國人。上封事。陳安民之術。畧曰。豪貴之家。奢僭
過度。第宅車服。宜爲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家嗣之得失。
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
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且損國體。宜豫儲
倉粟。安而給之。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
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于倉。儉則加私之二。
糴之于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
人足矣。又請于河表七州之人。擢其門才。引令赴闕。隨
能序之。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
又父兄有犯。子弟當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父
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足以敦厲凡薄。又朝臣遭親喪
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鳴玉垂緌。傷人子之道。虧天地
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令終服。或起令視
事。但綜司出納敷奏。國慶一令無預。河
表。大河之外。七州。荆兗。豫。洛。青。徐。齊也　魏主悉從之。

由是公私豐贍。水旱有備

己巳齊永明七年。魏太和十三年。夏。五月。齊中書監南昌公王儉卒。

儉卒。禮官欲謚爲文獻。吏部尚書王晏素與儉不平。啓齊主曰。此謚朱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乃謚文憲。儉嘗薦御史中丞徐孝嗣之（字始昌。湛之之孫。）自代。至是徵爲五兵尚書。（通考。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以後皆有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齊。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

魏久與齊絕。魏主欲遣使。令羣臣議。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今復遣使。不亦可乎。由是通好。明年。齊人歸魏隔城之俘。

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斆（字叔文。湛之曾孫。）爲都官尚書。（宋置。）領都

僧眞乞爲士大夫齊主俞許江斅謝瀹斅顧左右命移牀遠客僧眞時君臣政令如此直令人失笑

官。水部。庫部。
功論。四曹。

長沙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屬張緒用吳興聞人邕。緒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于齊主。請于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斅謝瀹。字義潔。朏之弟。可自詣之。僧眞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庚午。齊永明八年。魏太和十四年。秋。七月。齊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字雲音。齊主第四子。有罪伏誅。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數以牛酒

犒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密聞。子響執寅等殺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齊主心善之。乃別遣衛尉胡諧之。豫章南昌人。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詣江陵。勅之曰。子響若束手來歸。可全其命。諧之至。築城燕尾洲。在今荊州府江陵縣西南。子響白服登城。遣使云。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耶。尹略獨答曰。誰將引也。汝反父人共語。子響涕泣。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法亮。求見傳詔。法亮執其使。子響怒。遣兵西渡。與臺軍戰。臺軍敗。略死。

諧之逃。齊主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字文緯梁武帝父。將兵繼至。子響卽日乘舴艋小船也。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早爲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于射堂縊殺之。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齊主因嗚咽流涕。順之慚懼而卒。臺軍焚江陵府舍皆盡。齊主以南陽樂藹爲荊州治中。藹繕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稱之。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

九月。魏太后馮氏殂。諡文明太皇太后。

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羣臣諫之。始進一粥。王公表請定兆域。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先是。魏主如方山。馮太后樂其山川

曰他日必葬我于此乃營壽陵作永固石室及是太后殂遂葬方山不從金陵之兆方山在大同府大同縣北永固陵在其上太尉丕等請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與先世不同又問游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即吉得無傷于禮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以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魏主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慮廢政事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縗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故專欲行之秘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后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章帝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察之魏主曰朕惓戀衰絰實情所不忍豈徒苟免嗤嫌且公卿

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苦奪朕志使不踰魏晉何耶又曰古王者亦有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惟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魏主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欲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于已盛寒閉于空室絕食三日欲廢之魏主無憾意又有宦者譖于太后太后杖之及太后死魏主亦不復問

冬十月齊議鑄錢不果行

初齊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略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

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不詳慮其爲患也。漢興鑄輕錢。巧僞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于是盜鑄紛紛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歲多。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小者。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 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字士操。彭城人。言。嚴道銅山前。注見 舊鑄錢處。可以經畧。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辛未 齊永明九年。魏太和十五年。 魏 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魏主自居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于皇信堂之東室。已而魏主謁永固陵。設薦于太和廟。始薦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罷朝夕哭。 馮誕字

昭明輩欲以朝服行事本屬非禮成淹之對大義凜然倘欲强辨遂非無識甚矣

思正。熙之子。

二月。齊遣使如魏。夏四月。魏遣使如齊。

散騎常侍裴昭明。駰之子。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今日而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卽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厠其間。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

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弔服唯主人裁之。然違命本朝。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帢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 四月。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于齊。齊爲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瑯邪城。晉僑君在江乘。齊徙白下。在今上元縣西北。

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

魏主更定律令于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

潤色辭旨然後書之。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魏主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秋八月魏正祀典。

魏主銳意復古尤重祭典。先是親祀南郊。始備大駕。又祭方澤。太和十三年既而復作明堂。營太廟。是年四月定廟祧之制。詔尊烈祖為大祖以世祖與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遷二祧禮記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正義曰廟在應遷之例故曰遠特為功德而留故曰祧祧之為言超也二祧者二廟不遷以遷廟之主藏焉考六宗之禮。六宗之說凡十有一家魏主以六宗即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既祭南郊無煩別立六宗之位正禘祫之名。魏主問羣臣以禘祫之義鄭王是非安在游明根從鄭高閭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著之于令俱是年之七月至是詔朝日以朔夕月以朏。時議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東西郊行禮魏主從前秘書監薛謂說用朔朏　朏月之初生三日

孝文忘父讐而盡孝祖母
且非本生祖母也是其所
為不無好名之意至穆亮
所言亦屬矯枉過正此與

也。又宗廟四時之祭。舊用中節。自後改用孟月。擇日而祭。魏舊制。每歲祀天于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登壇。祀畢。又遶壇。謂之遶天。至是罷之。又罷羣祀之非典者。四十餘所。

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魏主禫祭。遂祀圜丘。明堂。饗羣臣。遷神主于新廟。

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羣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屨。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縄屨。侍臣去幘易帢。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

十月。謁永固陵。毀瘠尤甚。司空穆亮諫曰。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慼。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

後漢建初時言事者以大旱爲不封外戚之故同一支離無據

明刑正以弼教然用律則視乎其人聖門以折獄許仲氏惟忠信明决爲本初非謂其素能讀律也國子議置律助教是卽以吏爲師安得不淪胥吏之手哉

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十一月。禫祭。始服袞冕。易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懸而不作。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齊律書成。

齊主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晉張斐杜預。所注律也。宋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吏得爲姦。詔公卿參議。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不能一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表言。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寃魂猶結。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國子有欲讀者。策試擢用。庶幾士流勸慕。詔從之。事竟不行。孔稚珪。字德璋。山陰人。

五德之運始於嬴秦陋妄後世不察從而傅會之至紛辨於水土之間益復無謂

壬申齊永明十年。魏太和十六年。春正月。魏主宗祀明堂。

朔之次日。魏主宗祀顯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越二日。始以太祖配南郊。是春二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

魏定行次五行之次爲水德。

魏主命羣臣議行次。高閭以魏得姓出于軒轅。宜爲土德。李元等以爲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不可捨晉而爲土。穆亮等皆附其議。乃詔爲水德。祖申臘辰。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祀堯于平陽。舜于廣甯。漢縣。晉改大甯。後廢。故城在今宣化府宣化縣。禹于安邑。周公于洛陽。皆戊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于中書

前云齋庫失火評直三千餘萬繼云第庫無見錢矛盾已甚安得謂信史

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齊大司馬太傅豫章王嶷卒。謚曰文獻。

嶷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嶷自荊州還爲揚州。評直三千餘萬。枚主局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第庫無見錢。敕月給錢百萬。贈假黃鉞都督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

秋七月。吐谷渾遣子入朝于魏。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不至。而修洮陽注見前。泥和魏書作洪和。故城在今鞏昌府洮州。二戍。置兵焉。魏遣兵伐之。拔二戍。及馮太后之喪。使人告哀。伏連籌拜命又不恭。羣臣

魏主特好名且慕南朝浮僞之習宜元凱正言諷刺之其慚實自取耳

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魏主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于是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

魏遣使如齊。

魏散騎常侍宋弁字義和。隱之孫。聘于齊。及還。魏主問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是冬十二月。齊蕭琛范雲聘于魏。魏主甚重之。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八月。魏主養老于明堂。

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于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字休文。吳興人。）撰宋書。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齊主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于是多所删除。

癸酉（齊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春正月。齊太子長懋卒。

齊主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于上宮。而莫敢以聞

鸞嘗雜肯子業得即君位不可，謂挾仇其後誅鋤宗支乃因謀廢立自取大位耳史家所見小矣

者。及卒。齊主乃見其服玩。大怒。敕皆毀除。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二月。齊雍州刺史王奐字彥孫。彧兄子。有罪伏誅。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誣其搆扇山蠻。殺之。齊主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等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會之。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輒發州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戰。兵敗走歸。司馬黄瑤起。長史裴叔業聞喜人。居襄陽。等起兵攻奐。斬之。執彪及弟爽彌。并誅之。彪弟肅字恭懿。獨得脫。奔魏。

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字元尚。為太孫。

東宮文武。悉起為太孫官屬。

秋。七月。魏立子恂為太子。

初。恂始生。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乃賜其母林氏平原人死。自撫養之。及長。太后親為立名字。字元道。至是。魏主以為太子。

魏詔大舉伐齊。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字道鎮景穆帝孫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

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魏主還宮。召澄屏人謂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于是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

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是爲廢帝鬱林王。以竟陵王子良爲太傅。

蕭鸞爲尚書令。

齊主聞有魏師。詔發徐揚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竟陵王子良于東府募兵。板中書郎王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躁于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會齊主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齊主慮朝野憂惶。力疾召樂府奏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俄而齊主疾亟。蹔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適太孫至。融戎服絳衫。于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齊主復蘇。問太孫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鸞。乃殂。謚武皇帝。廟號世祖。

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于其職。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息。然頗好游宴華靡之事。

帝言恨之。未能頓遣。及死。遺詔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內外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決。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矣。初。齊主昭業養于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之。以子良居中書省。遣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仗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遂稱遺詔。以鸞爲尚書令。子良爲太傅。葬世祖于武進景安陵。

魏主發平城。

魏主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廣陵王羽。字叔翻。獻文帝子。留守。

齊中書郎王融有罪伏誅。

齊主深怨王融。即位十餘日。即收融下廷尉獄。融求援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賜死。融臨死歎曰。若不爲百歲老母。融母謝惠宣女。教融書學。欲吐一言。融意欲指斥齊主東宮時過失也。齊主性慧辯。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初從竟陵王在西州。每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閤。與左右淫宴。諸營署所愛皆逆加官爵。疏于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呼爲楊婆。民間爲作楊婆兒歌。及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與何妃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及葬。轀輬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于閤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

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冬十月。營洛都。

不念乎城根本之地乃欲襲周漢故迹其後土宇分裂雖由政事不綱亦輕率遷都自失形勢所致昔婁敬諫漢高以漢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效成周之事孝文可謂厥鑒不遠

魏主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首馬前泣諫。魏主乃諭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王公以爲何如。南安王楨（景穆帝子）。進曰。陛下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陽。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罷兵。十月。徵穆亮（字幼輔。羆之弟）。與李沖將作大匠等。經營洛都。設壇于滑臺城東。以告行廟。遣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聞者盡駭。澄援引古今以曉之。衆乃開伏。（謂曉諭以發其蒙。莫不厭伏也。）澄還報。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魏以王肅爲輔國將軍。

王肅見魏主于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齊益州刺史劉悛坐贓禁錮。

初悛罷廣司二州。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世祖嘗幸悛宅。悛捧金澡盆。面廣三尺。愛姬執金澡罐。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納之。及齊主卽位。以悛所獻減少。怒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

甲戌　齊主昭業隆昌元年。昭文延興元年。高宗明帝鸞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

春正月。齊以隨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爲撫軍將軍。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

隆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止須折簡耳。乃召子隆爲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崔慧景。字君山。東武城人。

魏主南巡。祭比干墓前。注見

魏主過比干墓。祭以太牢。自爲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齊蕭鸞殺直閤將軍周奉叔。

齊主昭業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有司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世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期歲。用垂盡。西昌侯

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諶（字彥孚。世祖族子。）征南諮議蕭坦之（字君平。齊宗室。）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何后亦淫泆。與左右楊珉通。齊主恣之。禁闈夜開。無復分別。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救之。坦之固請。齊主不得已而許之。鸞又啓誅徐龍駒。齊主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諶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已。乃更勸鸞廢立。陰為耳目。齊主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人。鸞忌之。使二人說齊主。出奉叔為外援。以為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敕召入殿殺之。

魏中書侍郎韓顯宗（字懋卿。麒麟子。）上書言事。

魏主如洛陽西宮。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蠶麥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

減其奢。宜加裁損。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于闤闠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日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作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非所以嗇神養性也。

魏主頗納之。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用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于時。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于皂隸矣。又刑罰之要。在于明當。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于此。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春秋之義。邑有宗廟曰都。況代京陵廟所託。王業所基。而可同之郡國乎。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太祖創基。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居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衣冠皂隸。不日同處。欲使工伎之家

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使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況今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僑置郡縣。仍而不改。名實難辨。宜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又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善之。是月。魏主如河陰。三月。還平城。部分遷留。

夏。四月。齊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齊主常憂子良爲變。聞其卒甚喜。

五月。甲戌朔。日食。

秋。七月。齊蕭鸞弑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是爲廢帝海陵王。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

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允字子季。點之弟。以后從叔爲齊主昭業所親。使直殿省。與

謀誅鸞。尤不敢當。依違諫說。齊主意復止。乃謀出鸞于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咨于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驃騎錄事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霍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不能從。樂豫字文介。南陽涅陽人。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聞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鸞使諶先入。遇道剛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為手勅呼蕭諶。俄而諶引兵入閤。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

淪教素負盛名旣至倉皇聞變一則對客圍棊一則託言藥發身爲大臣體國事於膜外南朝士大夫之習害入深矣或尚以此爲高眞亂臣賊子之流春秋所必誅

行至西弄弒之輿屍出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爲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昭文卽位年十五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公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棊聞變竟局還卧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斅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爲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虞悰字景預晉侍中潭之曾孫

齊以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爲南郡太守

遙光鸞兄鳳之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鸞欲樹置親黨故用爲南郡守而不之官

九月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初魏主詔三載考績卽行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

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親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于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未能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錄尚書事廣陵王羽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而令僕左右丞不能相導罷黜削祿有差任城王澄以神志驕傲解少保尚書于果栗磾之孫以不勤事削祿餘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齊蕭鸞殺鄱陽王鏘帝第七子字宣韶高等

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畜不臣之志鄱陽王鏘每詣鸞鸞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于鏘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出天

子罝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胡三省注鸞是時以進錄尚書事粲曰蕭令恭舉舊官稱之子隆欲定計鏘意猶豫命駕將入復還與母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鸞遣兵殺鏘及子隆謝粲等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聞二王死欲起兵以母阮氏在建康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鸞鸞遣中護軍王元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參軍于琳之為內應遂殺子懋先是子懋將舉事防閤吳郡陸超之丹陽董僧慧皆勸之及子懋見殺丁元邈執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僕實豫謀死不恨願大斂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白鸞免死子懋子昭基方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

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謂孤吾安之脊。亦恐田橫客笑人。元懿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傴。元懿厚加殯斂。其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門生首。折頸而死。鸞遣將軍王廣之（字士林。沛郡相人。）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斬之。又遣徐元慶西上。害荊州刺史臨海王昭秀（字懷尚。文惠太子第三子。）行事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鸞以孔琇之（靖之孫。）行郢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字宣倣。高帝第十八子。）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州。欲殺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防閤周伯玉大言于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典籤

叱左右斬之遂殺銳又殺銶及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

冬。十月齊蕭鸞自爲太傅揚州牧進爵爲王。

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胛有赤誌。示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齊蕭鸞殺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衡陽王鈞字宣禮。高帝子。出繼兄元王道度後等。

桂陽王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稱爲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慇懃不

已而面有慚色。欲殺我也。是夕遇害。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于殿下。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及殺諸王。鋒遺鸞書誚責之。鸞深憚之。使兼祠官于太廟。夜遣兵收之。鋒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子倫性英果。時鎮瑯邪。有守兵。鸞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今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莫不折節奉之。于是威行州部。大爲姦利。及鸞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無能拒者。孔稚珪聞之。流涕曰。若不立籤帥。當不至于此。鸞亦深知其弊。乃詔自今諸州有事。密以奏聞。勿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齊蕭鸞廢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是爲明帝。

齊主昭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爲大司馬。陳顯達爲太尉。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喻之。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聞喜公遙欣字重暉。遙

光弟為荆州刺史。

齊主長子寶義字智勇。有廢疾。諸子皆弱小。故以遥光居中。遥欣鎭撫上流。

齊立子寶卷字智藏。爲太子。

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

魏遷都洛陽。

魏主以太尉東陽王丕爲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親告于太廟。使高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子。于烈果之兄。奉遷神主。遂發平城。至洛陽定都焉。明年。六宮文武俱遷洛陽。

魏置牧場于河陽。

魏主敕將軍宇文福莫槐之後。行牧地。福表石濟注見前。以西。

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爲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凉。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槖駝半之。牛羊無數。及是。置牧地于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蕃。迨後正光之際。皆爲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齊主蕭鸞弒海陵王。

鸞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魏賜郢州刺史韋珍穀帛。

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自將伐齊。

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邊將言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魏主欲自將伐齊。引公卿入議。鎮南將軍李冲曰。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使不再來。詐可知也。今新遷之民。居無一椽。食無甔石。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擐甲執兵。殆非歌舞之師也。穆亮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豈大臣之義乎。冲曰。任城可謂忠于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詔諸將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

乙亥齊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　春二月。魏主攻齊鍾離。春秋國。漢縣。齊北徐州治此。鍾

魏主興師問罪兵出有名城下責言詞嚴義正慶遠雖欲爲其主掩飾豈能奪其道足形其詞遁魏主大

離國注見前。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

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諸軍以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惠開之弟。拒守。間出襲擊。破之。魏大將軍劉昶將軍王肅攻義陽。齊司州齊司州治義陽刺史蕭誕字彥偉。諶之兄。拒之。肅屢敗誕兵。二月。魏主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字季暉。遙欣弟。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安可比光。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爲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魏主循淮而東。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

笑行賜復何謂哉

救之。劉昶、王肅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在汝寧府信陽州西南亦曰賢隱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敕諸軍欲南臨江，已發，會司徒馮誕卒，魏主將輕騎數千夜還鍾離。誕卒于軍，魏主還哭之。魏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久之，鍾離不下，魏主乃如邵陽，築二城于洲上。邵陽洲，在鳳陽府故臨淮縣淮水中。渡淮而還。魏主之渡淮也，諸軍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縱火燒齊船艦，因烟焰飛刀進斫，齊人遂潰。魏將軍楊播以步騎殿後。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以待，齊兵四面圍之。魏主在北岸，水盛不能救。已而水減，播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乃擁衆俱濟。奚康生，河南陽翟人。楊播字延慶，華陰人。

夏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

魏梁州刺史拓跋英（南安王楨之子）擊漢中。齊梁州刺史蕭懿（字元達衍之兄）遣部將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克其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字司大新野人）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遣使與懿別。懿以爲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反。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于馬上炊之。

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

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

魏攻齊赭陽。齊擊敗之。

魏城陽王鸞（字宣明。景穆帝孫。）等攻赭陽。圍守百餘日。諸將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齊遣右衛率垣歷生（榮祖從弟。）救之。諸將欲退。佐獨逆戰而敗。歷生追擊。大破之。魏主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佐削官爵。徙瀛州。（魏置。今河間府是。）

六月。齊殺其領軍蕭諶及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等。

諶恃功干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申論。齊主聞而忌之。以其兄誕弟誄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其

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

秋。八月。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學立于國之四門。故名。

魏主好讀書。善屬文。詔策皆自爲之。李冲。李彪。高閭。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于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求遺書。秘閣所無而有益于時用者。加以優賞。法度量。改用長尺大斗。悉依漢志。至是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已又班品令。賜冠服。宴羣臣國老庶老于華林園。各賜鳩杖衣裳。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懼。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歛手。累遷直閣將軍。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薛聰字延智。河東汾陰人。

魏孝文斷北語而改姓元是忘其祖也不惟失德實非吉兆其意必以爲法二帝三王之治也夫二帝三王之治豈在語言姓氏衣服乎
孝文變其祖宗之法而循南朝尚名門族之舊轍不德孰甚焉

冬。魏行太和五銖錢。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丙子齊建武三年。魏太和二十年。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

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魏主雅重門族。嘗與羣臣論選調。李沖曰。未審張官列位。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魏主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今日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時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齊主所親者細務非政務鍾嶸之論不爲無見

二月。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

齊詔去乘輿金銀飾。

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爲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慚。齊主躬親細務。綱目繁密。南康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大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其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斵也。齊主不顧而言他。蕭穎胄。字雲長。高帝從祖弟子。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

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

后。馮熙少女也。其姊昭儀。先后入宮。得幸。未幾以疾還家。既而疾愈。迎拜昭儀。譖后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爲練行尼。明年秋。昭儀立爲后。

魏旱。

久旱。魏主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卽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爲庶人。

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殺中庶子高道悅。謀輕騎奔平城。魏主大駭。引羣臣議。遂廢爲庶

人。置于河陽無鼻城。一作無辟城在懷慶府孟縣東。水經注。溴水逕無辟邑。世謂之無鼻城。即此。以兵守之。明年。李彪表恂復謀爲逆。遂賜死。

冬十月。魏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城王澄討禽之。

魏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温則甚。乞爲恒州。魏主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景穆帝孫爲主。頤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方有疾。魏主召見。謂曰。泰叡謀爲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彊爲我北行。乃授澄節。行至鴈門。太守夜

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陽平王刺朔州。在平城西。澄遽令進發。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禽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明年。魏主如平城。泰。叡俱伏誅。

丁丑 齊建武四年。魏太和二十一年。春正月。魏立子恪爲太子。即宣武帝。

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爲尚書令。

初晏爲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遙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于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與賓客屏人

夏收殷冔本不相襲元魏變衣冠不再傳而失遼金

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于華林省。誅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疑異。乘間謂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于自謀。而巧于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每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于罪。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

二月。魏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爲民。丕先由東陽王。以疏屬例降爲公。

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魏詔收服。在太和十八年。丕獨從舊服。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丕子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

元亦然向作禮器圖序曾
詳論之觀此可爲炯鑒

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口雖折難。心頗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誅隆。超。是時代鄉舊族。多與泰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魏主由是益重之。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爲后。

后既立。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暴卒。

八月。魏主自將伐齊。九月。攻南陽。不克。

魏發河北五州兵以伐齊。假彭城王勰字彥和。獻文帝子。勰音協。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先是。魏荊州刺史薛眞度安都從祖弟。攻齊南陽太

守房伯玉從吉從弟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
乃引兵向襄陽。衆號百萬。吹脣以齒齧脣。作氣吹之。聲如鷹隼。沸池。留
諸將攻赭陽。自以兵至宛。夜襲其郛。克之。伯玉嬰內城
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
衣。戴虎頭帽。伏于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皆驚。召善
射者射殺之。乃得免。是冬。魏主至新野。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人皆降。
遂敗齊師于沔北。已而齊侵魏太倉口魏置豫州。治廣陵城。置倉于此
故名。廣陵城。在今光州息縣。魏豫州刺史王肅遣長史傅永。字修期。清河人。
擊敗之。永與齊人夾淮而軍。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設二伏。令以瓠貯火。當
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其夜。齊人果引兵斫
永營。伏兵夾擊之。齊人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
溺死及斬首數千級。已而永擊齊豫州刺史裴叔業軍
又大破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

學能文。魏主嘗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修期耳。

魏伐氐克武興以李崇爲梁州刺史。

魏氐帥楊靈珍以衆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二弟集始窘急亦降于齊魏遣李崇爲都督討之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羣氐散歸靈珍戰敗遂克武興魏主聞之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崇也以爲梁州刺史安集其地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爲武都王以集始爲北秦州刺史後集始降魏魏復其爵位靈珍爲魏所殺。

齊以劉季連字思續遵考從父弟子。爲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彭城人。內弟江祏字弘業考城人齊主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故曰內弟故

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遙欣爲荆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

戊寅齊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城走。

先是。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至是。魏拔新野。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于是沔北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魏戍主黃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瑤起殺肅父奐事具前。

己

而魏人克宛。房伯玉面縛出降。又敗齊兵于鄧城。軍主劉山陽死戰。魏軍乃退。魏主復以十萬衆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去如懸瓠。注見前。

齊主殺其河東王鉉字宣允。高帝第十九子。等十八人。

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躄疾。每肩輿入殿。與齊主屛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暴絶。遙光遂殺河東王鉉。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子岳字雲嶠。子文字雲儒。子峻字雲嵩。子建字雲立。子夏字雲廣。皆武帝子。昭粲。昭秀。文惠太子子。十八人。于是太祖世祖及世宗

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字士清。考城人。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魏縣。唐改蒙城。今屬江南潁州府。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

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魏南兗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永等救渦陽。叔業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王肅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曰。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

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難當之孫。）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退。明日。上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甚衆。

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沖卒。

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沖好士。傾心附之。沖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無復宗敬之意。沖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數與沖爭辨。形于聲色。事多專恣。沖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爲滿也。有司處彪

大礙。魏主宥之。除名而已。沖性溫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罵辱肆口。遂發病荒悸。言語錯謬。醫不能療。以爲肝裂。旬餘而卒。

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内實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内地。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琴錄。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故名。借之。仲雄于齊主前鼓琴。作懊儂歌。其辭曰。常嘆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懊儂曲。晉書樂志。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懊與惱同。儂如冬反。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張瓌。字祖逸。吳人。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

聞之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金甖謂鳩也徐州行事謝朓敬則子壻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聞敬則五官掾王公林敬則族子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不應遂舉兵反以奉南康侯子恪豫章王嶷之子爲名子恪亡走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于是悉召入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雋謀少留其事須臾齊主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對齊主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陵口齊高武帝陵俱在武進慟哭而過五月齊主詔前軍

司馬左興盛將軍胡松等築壘于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是時齊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宋人譏檀道濟避魏語）計汝父子惟有走耳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字思寵弘從孫）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朓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朓妻常懷刀欲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

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

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及是謠言更甚

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是為廢帝東昏侯。

初齊主有疾。甚秘之。至是殂。諡明皇帝。廟號高宗。葬曲阿興安陵。高宗性猜多慮。簡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及疾。欲塞後湖。以為厭勝。會殂。事遂寢

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祏為僕射。江祀字景昌。祏之弟。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謂顯達。衆事委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大事文季祀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寶卷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

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輒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禿鶖水鳥。頸長而頭禿。故名。

八月。高車叛魏。九月。魏主引兵還。討降之。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爲主。相帥北叛。魏主遣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更命將軍江陽王繼繼字世仁。道武帝元孫。討之。尋聞齊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北伐高車。會得疾甚篤。彭城王勰密爲壇于汝水之濱。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疾有間。十一月。至鄴。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逃遁。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推檢。斬魁首一人。餘加慰撫。從之。于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

己卯齊主寶卷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春正月。魏主還洛陽。后馮氏有罪。

退處後宮。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于宦官高菩薩。及是。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爲后。一爲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熙爲太保。子誕爲司徒。修爲侍中。聿爲黃門郎。侍中崔光嘗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君無故詛我。何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修以罪黜。誕。熙卒。幽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鄃人。

齊取魏馬圈。城名。在南陽府鄧州東北。南鄉。注見前。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

先是。齊太尉陳顯達。督將軍崔慧景擊魏。欲復雍州諸

郡。魏遣將軍元英拒之。顯達屢破英軍。拔馬圈南鄉。魏主乃發洛陽。自將禦之。命廣陽王嘉。太武帝孫。斷均口。注見前。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顯達南走。慧景亦還。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勰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以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魏主曰。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皆憑于汝。何容更請人乎。

夏四月。魏主宏殂于穀塘原。在南陽府鄧州東南。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是為宣武帝。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倚托親賢。唯汝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今復任以元宰。震主之聲。取

罪必矣。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殂。謚孝文皇帝。廟號高祖。葬長陵。高祖親任賢能精勤庶務。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嚴于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濶畧。郊廟之祭。未嘗不親。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浣濯而服之。鞍勒鐵木而已。嘗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及是殂于穀塘原。軍中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先是太子之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已而禧等聞馮后死。相謂曰。設無遺詔。亦當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邪。咸

陽王禧。字永壽。獻文帝子。

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爲后。

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后之先。本勃海人。後入高麗。后父颺。入魏爲將軍。生后。配享高祖。封后兄肇。字首文。爲平原公。顯爲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

齊主自在東宮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閤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

謂參軍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曰六貴同朝亂將作矣衍與弘策
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
如岡阜皆不之用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
張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主上媟近左
右慓輕忍虐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
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其
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郢州控
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
匡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檀溪在襄陽府襄
陽縣西南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初高宗顧命羣公意寄多在江祏兄
弟及是齊主失德寖彰祏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元字智
深明帝第三子劉暄不欲暄嘗爲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之
不同祏議祏兄弟乃欲更立始安王遙光祏告吏部郎謝朓遙光亦遣所親致
意于朓朓說劉暄不宜立遙光遙光收朓付廷尉死獄中劉暄以遙光若立則已失
元舅之尊復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

遣左右刺瑄。瑄覺之。遂發祏謀。齊主收祏。祀殺之。齊主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于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奏。閱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黃案。皆爲宦者裹魚肉還家。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將發而遙欣卒。江祏又誅。遙光懼。陽狂稱疾。不復入臺。謀舉兵東府。以討劉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于尚方取仗。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屯衛宮城。蕭坦之率臺軍討遙光。至夜城潰。遙光扶匐牀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爲司空。坦之爲僕射。

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瑄。及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

齊主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

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至是。齊主遣兵圍其宅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徐世檦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謂鬱林王也。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于倉猝。決意不疑。于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

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沈文季自托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畧字茂隆。文叔之子。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已而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畧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畧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

今日。

冬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既而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字士操。仲文之子。）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為主。齊主以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諸軍擊顯達。顯達發尋陽。敗臺軍于采石。潛師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庾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年十四。抱父乞代。并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

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嘗至沈公
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又好擲
幢侍御𥛚側逞諸
變態曾無愧色

魏以郭祚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爲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庚辰齊永元二年魏世宗
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

當勒馬步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沉疑未決乃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眞度問以入魏可否眞度勸其早降叔業遂奉表降魏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鎭壽陽封叔業蘭陵郡公豫州刺史叔業尋卒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元逼建康兵敗皆死

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召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既出喜甚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

香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于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慧景族人。納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元爲主寶元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以竹塘人萬副兒言分遣千餘人從蔣山龍尾魚貫而上自西巖夜下鼓譟臨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在和州含山縣北亦曰昭關山齊主遣密使告之懿自采石濟江恭祖勸慧景擊之不許會慧景子覺度南岸戰敗恭祖詣城降衆心離壞慧景將心腹數人潛去于道爲人所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崔慧景既平曲赦其黨詔書再下而嬖倖貪虐多所誣陷是時齊主所寵

左右茹法珍。梅蟲兒等。並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爲阿兄。數往諸刀敕家遊宴。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慴息焉。

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

齊將軍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太守傅永將兵來救。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趣淮。夜達壽陽。勰遂與永并勢擊伯之于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齊後宮火。

齊後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于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殿。以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弟暢爲衛尉。掌管鑰。時齊主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賜懿藥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

緦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為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緦為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明帝第八子即和帝起兵江陵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不果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知其謀白之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而散鄭紹叔字仲明榮陽開封人及蕭懿死衍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

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樓。呂僧珍出先所具
者付之。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荆州刺史。長史
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
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
聲云山陽西上。并襲雍荆。穎胄得書。疑未決。山陽至巴
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
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
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問人問天虎。而無所
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巳。而山
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
陽至江安。遲囘不上。穎胄計無所出。夜呼參軍席闡文
安定臨涇人。柳忱。字文若。世隆之子。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
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

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以蕭衍都督前鋒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十二月穎胄及司馬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竟陵太守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遣人說衍迎寶融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

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儒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于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馮道根居母喪。亦帥鄉人子弟來赴。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鄭人。